

芥子园画传

译注

第三集

● 穆云秧 译注



序 一

〔原文〕

辛巳夏，余南归丈园，欲招王子宓草共数晨夕^{〔1〕}。宓草以编辑^{〔2〕}《芥子园画传》未竣辞。越^{〔3〕}四月，其书始成。且复^{〔4〕}，首别^{〔5〕}源流，秘传诀式。观其^{〔6〕}《自序》^{〔7〕}，前集兰、竹、梅、菊，既以学字之法学画，兹^{〔8〕}则更以学诗之法详及鸟兽、草木，用意深矣。自禾^{〔9〕}观之，鸟兽、草木与画者^{〔10〕}之鸟兽、草木岂有异哉？鸟兽有飞有潜者也，草木有色有香者也。飞潜不生于动，而生于静；香色不生于有，而生于无。是画者适意^{〔11〕}无飞潜、无色香之本体^{〔12〕}，何也？飞潜不能久存，色香终于寂灭^{〔13〕}，画者与真者又何可异视^{〔14〕}乎？画龙者以点睛而能飞^{〔15〕}，是画^{〔16〕}未始无^{〔17〕}飞潜也。画荷者以风翻而露滴，是画未始无香色也。安见^{〔18〕}幻者不可为真，而真者不可为幻哉？其兄安节有《画传》初集已发烟云丘壑之奥。今此谱继出，是安节志在穷高极远^{〔19〕}，而宓草志在研精入微^{〔20〕}。二君皆从绘事以格物^{〔21〕}者哉。

时康熙辛巳岁长至前一日 邾城王泽弘题于思廷阁

〔译文〕

辛巳年夏，我南归丈园，想请王子宓草（王蓍）来一同住几天。

宓草因编辑《芥子园画传》未竣工而辞。过了四个月，这本书才编成。而且，首先区别源流，秘传诀式。看其《自序》得知，前集是兰、竹、梅、菊，既以学字的方法学画，这一编更以学诗的方法详细讲及鸟兽、草木，用意深了。以我这秀水人看，鸟兽、草木与画的鸟兽、草木哪有不同？鸟兽是有飞有潜的，草木是有色有香的。飞潜不是生于动，而是生于静；香色不是生于有，而是生于无。这些作画的人仅仅以表现这无飞潜、无色香的本体为志趣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因为，鸟的飞潜并不能久存，草木的香色也终会寂无声息地消失。那么，对画的与真的鸟兽、草木又为什么可以用不同的目光相看呢！画龙的人用点睛就能使画龙飞，因而这画便有飞潜。画荷的人用风翻就能表现出露滴，因而这画便有香色。怎见得幻的不可为真，而真的不可为幻呢？其兄安节有《画传》初集已经阐发了画烟云丘壑的奥秘。今这一谱继出，表现了安节志在穷高极远，而宓草志在研精入微。二君都是从事绘画并且通晓绘画理论的人啊！

时康熙辛巳岁长至前一日 郅城王泽弘题于思廷阁

〔注 释〕

[1]共数晨夕：一同住几天。共：一同。数：几；几个。

[2]编辑：组织、审读、编选、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。编：古时用以穿联竹简的皮条或绳子。后因而称一部书或书的一部分。如：人手一编；第一编。辑：原文本为“葺”，通“辑”。

[3]越：经过。

[4]且复：而且。

[5]首别：首先区别。

[6]观其：看他的。其：他的。

[7]自序：指后面王著所写的《草虫花卉谱序》。

[8]兹：此。

[9]自禾：以我这个秀水人。自：我。禾：嘉禾，简称“禾”，旧时浙江嘉兴府的别称，即秀水的别称。

[10]画者：画的。

[11]画者适意：作画的人仅仅以……为志趣。画者：作画的人。适：通适，仅仅。意：意志；志趣。

[12]本体：物质本来存在的状态。这里指文艺作品的内容体式；亦指道，宇宙万物的本体、本原。三国魏玄学家王弼认为：“道者‘无’之称也”，天地虽大，“寂然至无，是其本矣”。“有”来自无，即来自道。

[13]寂灭：静而没有声息地消失。

[14]异视：用不同的目光相看。

[15]画龙者以点睛而能飞：传说南朝梁张僧繇在墙上画了四条龙，没有点睛。后来在别人的要求下给其中的两条点上了眼睛，这两条龙就飞上天了。这里用这一传说比喻画上的鸟兽也有非凡的飞潜之态。

[16]是画：这画。是：这。

[17]未始无：有。对“没有”的否定。未始：没有。

[18]安见：怎么见得。安：怎么。

[19]穷高极远：极高极远。穷：极。

[20]研精入微：用科学的方法极深入地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。

[21]格物：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。语出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。”

序 二

〔原文〕

人之心不可一日不用也，尤不可以一日不养。不用则滞^[1]，滞则神明^[2]阻遏^[3]，块独^[4]、枯槁^(gǎo 搞)^[5]之弊^[6]生。不养则疲^[7]，疲则思虑从杂，迫狭^[8]、拘苦^[9]之患起。善治心者，于勤劳之余，常有宽闲之候，非耽^(dān 单)晏安^[10]也，尔^[11]养其心而已矣。愈养则愈灵，愈灵则愈静。方寸之间，活泼泼地，晶莹洞彻^[12]，广能应万变而无窒^(zhì 至)碍^[13]。画绘一端，艺事也，虽作会著于《虞书》^[14]，图籍^[15]详于汉史，前代名流^[16]、硕彦^[17]，亦皆专力于斯，然振笔挥洒，聊^[18]以寄兴。如谓即此足以涵养^[19]寸心也，人或未之信^[20]，不知侔^(móu 谋)色揣称^[21]，疏淪^(yuè 阅)性灵^[22]。凡一水一石之位置，一草一木之向背，与夫翾^(xuān 喧)飞、蠕动、跛行、喙息之属^[23]，无不翊^[24]摹性肖^[25]体会入微，当其下笔时，天趣^[26]盎然，灵机^[27]鼓荡，所谓满腔子皆生气也。人本同具生理^[28]，自私欲间之^[29]，遂形^[30]隔阂。苟能由此一会易^[31]扩充之，日新月盛，畅茂条达^[32]，则残忍忌刻^[33]之意，借^[34]是而消，觉此心慈祥，惻怛^(dá 达)^[35]广大，容宏浩然^[36]与天地相似，岂非俯仰间^[37]一快境乎？昔周茂叔^[38]令学者观天地、生物、气象，所以识仁礼也。呜呼，其旨微矣。世之所谓怡情悦性者^[39]，非一事^[40]也？或漱石枕

流[41]以为娱，或种竹蒔(shì示)花[42]以自遣[43]，或瑶琴[44]偶抚慕囊(nǎng囊)之[45]哲之光仪[46]，或古籍闲披[47]企[48]先民[49]之轨范[50]，所好各殊，而其为适志[51]则一也。至于耽曲蘖(niè戔)[52]，溺[53]歌舞、斗鸡、走马之豪荡[54]，六博[55]、躑(tà榻)踰(jū鞠)[56]之喧呶[57]，纵欲败度[58]，迷陷已甚。乌睹[59]所谓乐也。以视夫驰驱翰墨之场[60]，翱翔文艺之圃，高下不同，何其辽哉。集君子余工“六法”，为张子祥先生高弟[61]。从先生之文孙[62]益卿、茂才处，得《芥子园画传》初刻本，仿泰西石印法，以公同好。初集印行，海内称善，近又印二、三集成，举以示余，盥(guàn贯)芻[63]披阅，心目为开。秋蝉一声，残暑渐涤，庭卉吐艳，清芬扑帘，把卷流连[64]，不啻置身于琪花瑶草[65]间也。夫因文见道。儒者之悟境[66]，格物穷理，学人之要务[67]。士君子于读书之暇，得是编而浏览[68]之，足以消忧，足以闲邪[69]，未始非养心之一助。然则藻绘[70]之事，岂可以小技而忽之哉？即是集之刻，岂仅为初学津逮[71]而已哉？至南宗、北宗之流派，白描、设色之精能，则诸序、跋言之详矣，兹不复述。

光绪戊子孟秋 当湖何之鼎咏华甫谨撰

〔译文〕

人的心不可一日不用，尤其不可一日不养。不用就凝聚不流通，凝聚不流通就使聪明才智受到阻止，生出孤独困惑的毛病而面色憔悴。不养就会疲倦，疲倦就会思虑丛杂，心胸变得急促狭隘、拘泥固执而出现忧愁和苦恼。善于养心的人，在辛勤的劳作之外，常有宽闲的时候，不是沉溺于安乐之中，是在养他的心而已啊。心愈养愈灵，愈灵就愈静，活泼泼地晶莹而洞彻事理，宽广得能应万变而无阻碍。绘画方面属于艺事，纵然作画的事早已著于《虞书》，图籍

详于汉史，前代知名人士和有才德的人也都致力于它，但振笔挥洒，只是借以寄兴。如果说这足以涵养寸心，人们也许还有些不相信，这是因为不知道摹绘物色，恰到好处，会疏通人的心灵。凡是一水一石的位置，一草一木的向背，与鸟虫飞翔、爬动、足行、用口呼吸之类，作画的人无不仅仅是观察了解入微将它们的特质描绘得活灵活现，而且，当他下笔的时候，便有一股浓厚的自然情趣，鼓荡他机敏的思维能力和激奋的情绪。所谓满腔子都是生气。人们之间本来具有同样的生理，自从贪婪谋取个人利益的欲望从中离间，终于形成隔阂。若能从这一启示中得到领悟而改变前非，加以发扬，便会日新月异，畅茂通达，那么，残忍、妒忌、刻薄之意，就会借它而消，觉得心地善良，胸怀广大具有同情心，度量宏阔，正气浩然与天地相似，难道不是人生瞬间一心意畅快的境界？过去，周敦颐请学者观天地、生物、气象，所以识仁礼。啊，其含义多么深远呀！世上所谓的怡情悦性，不就是这件事吗？或以枕石而卧，移情于山林为快乐；或以种竹栽花作为消遣；或偶弹饰有美玉的光洁的弦琴，慕先哲德高望重的光大风貌；或闲时翻阅古籍，仰望古时贤人的规范；他们的所好虽然各不相同，而是为志趣所向倒是一致的。至于耽乐于酗酒，沉溺于歌舞、斗鸡、走马的尽情放荡，陶醉于六博、踏球的喧哗之中，真是放纵嗜欲而败坏法度，迷陷过甚。哪里见到他们所谓的快乐？它与驰驱于文辞、书画的墨香里，翱翔于“六艺”的园地，彼此之间的高下是多么的遥远啊！巢君子余工“六法”，是张子祥先生的高弟子。从先生的文孙益卿、茂才那里，得《芥子园画传》初刻本，仿国外石印法，以公同好。初集印行，被国内人所称道，近又印二、三集成，举以给我看。我于是洗手炷香翻阅，增加了见识。秋蝉一声，残暑渐渐被清爽涤去，庭院的花卉竞相吐艳，清芬扑帘，持卷便舍不得离开，因为不仅仅只是置身于古人想象中那

仙境里美玉般的花草之间啊！它通过文而说“道”。读书人领悟意境，穷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，是做学问的人的重要目的。有学问有操守的人于读书的空闲，得这一编随意阅览，足以消忧，足以教人以诚实而防邪恶，不能说不养心是一种帮助。既然这样，绘画的事，怎么能以为是小技而疏忽呢？就是这一集的刻印，难道仅为初学入门的人使用而已？至于南宗、北宗的流派，白描、设色的精能，各序、跋已讲得详细了，现不复述。

光绪戊子孟秋 当湖何之鼎咏华甫谨撰

〔注 释〕

[1]滞：凝聚不流动。

[2]神明：泛指神。这里指聪明才智。

[3]遏：止。例：遏止。

[4]块独：独处貌。

[5]枯槁：草木干枯。也指人面色憔悴。

[6]弊：害处；毛病。例：弊病。

[7]疲：累；倦；乏。疲乏无力。

[8]迫狭：迫：急促。狭：狭窄。心胸狭窄。

[9]拘苦：拘：拘束；固执；拘泥。苦：痛苦；苦恼。

[10]耽晏安：沉溺于安乐之中。耽：沉溺，喜好过度。同酖。酖：鸩。这句话来自“晏安鸩毒”一词。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：“晏安鸩毒，不可怀也。”鸩：传说中的一种毒鸟，用它的羽毛浸酒可以毒杀人。后泛指毒酒。

[11]尔：如此；这样。例：不过尔尔。

[12]洞彻：透彻地了解。例：洞彻事理。

[13]窒碍：比喻事物受阻碍不得发展。窒：阻塞。例：窒息。碍：

阻碍。

[14]虽作会著于《虞书》：有虞作绘。《尚书·益稷》记载，舜曾命禹观察古人图画，以“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作会；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絺绣，以五彩彰施于五色服，汝明。”即将日、月、星辰等物图案绣在丝织品上，制成服装。作会：作绘；作画。在古文里，“会”与“绘”相通。《虞书》：《尚书》组成部分之一。相传是记载唐尧、虞舜、夏禹等事迹的书。舜为古部落“有虞氏”的领袖。

[15]图籍：图画书籍。《汉书·天文志上》：“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，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。”

[16]名流：指社会知名人士。

[17]硕彦：品节高尚，学问渊博之士。

[18]聊：姑且；略。又指“凭借”；“依赖”。聊赖：凭借；寄托。这里译为“借以”。

[19]涵养：指身心方面的修养功夫。有时也指控制情绪的能力。

[20]人或未之信：人们还有些不相信。或：有些；有的。

[21]侔色揣称：谓摹绘物色，恰到好处。《文选·谢惠连〈雪赋〉》：“抽子秘思，骋子研辞，侔色揣称，为寡人赋之。”李善注：“郑玄《周礼》注曰：‘侔，等也。’《说文》曰：‘揣，量也。’《尔雅》曰：‘称，好也。’”

[22]疏濬性灵：疏通人的心灵。疏濬：疏通。性灵：这里指心灵。语出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：“老聃曰：‘汝齐戒，疏濬而心，澡雪而精神，搃击而知！’”

[23]翻飞、蠕动、跂行、喙息之属：鸟虫的飞翔、爬动、足行、用口呼吸之类。

[24]翅：古时又同“翬”字。翬：只；仅。

[25]性肖:将人或事物的特质描绘得惟妙惟肖。性: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质。肖:像。

[26]天趣:自然的情趣。多指艺术品的意致和韵调。

[27]灵机:灵活而机敏的思维能力。灵巧的心机。例:灵机一动。

[28]人本同具生理:人们本来具有相同的生理。

[29]自私欲间之:自从私欲从中离间。自:自从。私欲:贪婪谋取个人利益的欲望。间之:离间。

[30]遂形:终于形成。

[31]会易:领会而有所改变。会:领会;理解。如:心领神会。易:改变。

[32]条达:通达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:“声气远条。”

[33]残忍忌刻:残忍忌妒刻薄。

[34]借:原文本为“藉”,系“借”的繁体字。

[35]惻怛:忧伤。亦作同情、哀怜解。

[36]容宏浩然:度量宏阔,正气浩然与天地相似。容:度量大,能容人;宽容。宏:大。浩然:浩然之气,正大刚直之气。

[37]俯仰间:瞬间,表示时间之短。

[38]周茂叔:周敦颐。字茂叔。道州营道(今湖南道县)人。北宋哲学家。著有《太极图说》及《通书》,为宋理学开祖。

[39]所谓怡情悦性者:所说心情舒畅悦乐的。

[40]非一事:不就是这件事。

[41]漱石枕流:指士大夫隐居生活。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:“孙子荆年少时,欲隐,语王武子‘当枕石漱流’,误曰‘漱石枕流’。王曰:‘流可枕,石可漱乎?’孙曰:‘所以枕流,欲洗其耳;所以漱石,欲砺其齿。’”漱:漱口;洗涤。

[42]蒔花：移栽花。蒔：移栽。

[43]遑：逍遥。

[44]瑶琴：饰以美玉的琴，泛指精美贵重的乐器。瑶：光洁美好。古琴：拨弦乐器，又称七弦琴，周代已有，发音清幽，古时常与瑟或笙合奏。

[45]曩：以往；从前。

[46]光仪：令人敬仰的德高望重者的光大风貌。光：明亮；光荣；光大。仪：法度；准则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轨仪也。”

[47]披：翻阅。韩愈《进学解》：“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。”

[48]企：仰望。

[49]先民：古时的贤人。《诗·大雅·板》：“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”郑玄笺：“古之贤者有言，有疑事当与薪采者谋之。”

[50]轨范：规范、楷模。虞世南《书旨述》：“父子联鑲，轨范后昆。”谓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为后世的规范。

[51]适志：志趣所向。

[52]曲蘖：酒母；也指酒。“曲”原文本为“麴”。“麴”是“曲”的繁体字。

[53]溺：沉迷不悟；过分。

[54]荡：放浪。如：游荡；放荡。

[55]六博：本作“六博”，或作“陆博”。古代博戏。共十二棋，六黑六白，两人相博，每人六棋，故名。局分十二道，两头当中名为“水”，放“鱼”两枚。博时先掷彩，后行棋，棋行到处，则入水食鱼。每食一鱼得二筹，得筹多者为胜。

[56]躡蹻：躡同“蹋”，踏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：“舞辄数十人相随，蹋地为节。”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：“穿域蹋鞠。”鞠即蹻，球，以

皮为之，中实以毛，穿地为营域，或以足踢，或以仗打为戏。

[57]喧呶：喧哗。

[58]纵欲败度：放纵嗜欲而败坏法度。纵：放纵。欲：嗜欲。败：败坏。度：制度、法度。

[59]乌睹：哪里见到。乌：何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且夫齐楚之事，又乌足道乎！”睹：看。原文本为“覩”，系“睹”的繁体字。

[60]翰墨之场：用笔墨作诗文、挥写书法作品、绘画的场所。翰墨：笔墨。之场：的场所。

[61]高弟：高足：旧时对别人学生的客气的称呼。

[62]文孙：对别人孙儿的美称。

[63]盥蓂：盥：浇水洗手。蓂：香气；香草。

[64]流连：舍不得离开。

[65]琪花瑶草：琪花：玉一样美丽的花朵。瑶草：古人想象中仙境里的花草。王穀《梦仙谣》：“前程渐觉风光好，琪花片片粘瑶草。”

[66]悟境：领会意境。

[67]要务：这里指重要目的。

[68]浏览：泛泛地阅览。随意地阅览。

[69]闲邪：防止邪恶自己先存诚实。《易·乾·文言》：“闲邪存其诚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闲邪存其诚者，言防闲邪恶，当自存其诚实也。”闲：防止。邪：邪恶。

[70]藻绘：常用来比喻文采，这里指绘画。藻：古代也指帝王冕上系玉的五彩丝绳；垫玉的彩色板；官服上绣作标志用的水藻图纹。

[71]津逮：亦作“津达”。津：渡口。逮：达。津逮：从渡口到达。比喻为学的门径。

草虫花卉谱序

〔原文〕

前人画花卉，未分草与木^[1]。即谱众花，亦惟编月令^[2]，未尝区别及此^[3]。考之，芍药、荷花名已见于《郑风》^[4]。牡丹后出，而曰木芍药。荷花注为芙蕖（qú渠）^[5]，后世称为芙蓉。转以拒霜花为木芙蓉。则二花之草本居先，而后之牡丹、芙蓉始加木字以别之。芥子园谱画，以草花^[6]先乎木花者，良有以也^[7]。草花宜缀草虫，须得其飞翻鸣跃之状，非惟^[8]画也，即诗人之比兴^[9]，亦留意焉。试观《三百篇》^[10]所载草木、鸟兽各得其情。如昆虫^[11]之细微，斯螽^[12]、莎鸡^[13]、阜螽、草虫、蝇、蝸之类，曰动股，曰振羽，曰趯（tì替）趯，曰嘒嘒，并营营嘒（huì诲）嘒，各得其飞翻鸣跃之状。画缀于花草中，使其枝坚欲摇，翅扬欲动，如香可采，若股有声，岂可息乎哉。兹谱立意，由小而大，由简而繁。故于兰、竹、梅、菊之后，而谱众花。众花，先草本而后木本；先草虫而后翎毛。盖欲学者如学诗之琢字炼句^[14]，由近体以及古风^[15]，直可上求《三百篇》之遗意^[16]矣。

辛巳九月望前三日 秀水王善书于瞰浙楼

〔译文〕

前人画花卉，没有分草本与木本，就是谱众花，也只是用以编月令，没有区别到现在这样。考证它们，芍药、荷花的名字已见于《郑风》。牡丹后出，却叫做木芍药。荷花被注释为芙蕖，后世称为芙蓉。接着又改以拒霜花称为木芙蓉。只是这两种花的草本居先，后来的牡丹、芙蓉才加上木字，以示区别。芥子园谱画，以草花先于木花，确实有根据。草花上宜缀以草虫，还应该表现出它们飞翻鸣跃的性状，这不仅仅是画，就是诗人的比兴手法，也应留意。试看，《诗经》上面所载的草木、鸟兽，都有自己的情态。如昆虫的细微活动，斯螽、莎鸡、阜螽、草虫、蝇、蜩之类，有的动股，有的振羽，有的跳跃，有的鸣叫，时而相挨在一起，时而往来不绝，宛转和唱，表现出它们各自飞翻鸣跃的形象。将它们缀画于花草之中，使其枝轻坠如摇，使它们翅扬像动，如香可采，如股有声，哪里可以停息呢。这个画谱的立意，是由小到大，由简到繁。故而于兰、竹、梅、菊之后，再谱众花。在众花中，又先谱草本然后谱木本。虫鸟，是先谱草虫后谱翎毛。都是想使学画的人如学写诗的琢字炼句，由近体诗以及古体诗，直接可上溯至《诗经》里寻求留下来的意趣。

辛巳九月望前三日 秀水王蓀书于瞰浙楼

〔注释〕

〔1〕未分草与木：未分草本与木本。草：草本植物的总称。草本植物：茎内木质部不发达，木质化细胞较少的植物。植株一般较小，茎干一般柔软，多数在生长季终了时，其整体或地上部分死亡。分为一年生草本植物、二年生草本植物和多年生草本植物。木：木本植物。木本植物：茎内木质部发达，茎干比较坚硬的植物的总称。根据有无主干及植株的高矮可分为乔木和灌木等。在国画中，草本和木本的概念与之不尽相同。草本指花卉中枝梗柔嫩，草质多水的一类；木

本指花卉中枝梗坚实，木质少水能直立生长的一类。

[2]月令：《礼记》篇名。又见于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中。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其相关事物。

[3]及此：及：到。此：这；这个；这样。

[4]芍药、荷花名已见于《郑风》：芍药、荷花的名字在《郑风》中已经能看到。《诗·郑风·溱洧》：“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。”《诗·郑风·山有扶苏》：“隰有荷华”。

[5]荷花注为芙蕖：将荷花注释为芙蕖。对“隰有荷华”的“荷华”，郑玄注释为：“未开曰菡萏，已发曰芙蕖。”木芙蓉又名地芙蓉、木莲、华木、枇木、拒霜。

[6]草花：草本植物的花。

[7]良有以也：确实是有根据的。良：确实。有以：根据。

[8]非惟：非但：不只；不止；不仅仅。表示不限于某个范围。

[9]比兴：文学写作手法。比：比喻。兴：寄托。《诗经》里已广泛运用。

[10]三百篇：指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里共有诗歌三百零五篇。

[11]昆虫：属节肢动物群，体分头、胸、腹三部分。成虫有三对足，绝大多数有翅两对。多数都经过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几个发育阶段。本文前面提到的昆虫，指斯螽、莎鸡、阜螽、草虫、蝇、蜩之类。后面则以“草虫”指代“昆虫”，如“先草虫而后翎毛”。而且图谱里所指的草虫包括有蛱蝶、蜂、蝉、蚱蜢、斯螽、豆娘等。“草虫”一名可见于《诗·召南·草虫》：“嘒嘒草虫，趯趯阜螽。”郝懿行的《义疏》中讲：“草螽，《诗》作草虫。……《释文》引《草木疏》云：‘草螽……大小长短如蝗而青也。’”

[12]斯螽：一种昆虫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里有“五月斯螽动股，

六月莎鸡振羽”句。

[13]莎鸡:虫名,即纺织娘(依闻一多说)。

[14]琢字炼句:用心琢磨字句使其变得精炼。

[15]古风:这里指古体诗。

[16]直可上求《三百篇》之遗意:直接可上溯至《诗经》里寻取留下来的意趣。直:直接。上求《三百篇》:上溯到《诗经》里寻取。遗意:留下来的意趣。

翎毛花卉谱序

〔原文〕

唐、宋名手，凡善花卉，必画禽鸟。《宣和画谱》所载统曰“花鸟”，得四十六人。若专工[1]草虫，则附于蔬果[2]内。按作图布置[3]翎毛，多用木花点缀[4]；草虫则用草花；盖各以类从。兹谱故先草花草虫，继以木花翎毛，循序而进，非创也[5]。试观古人所称，曰“花木”，曰“虫鸟”，其为先后已肇于此矣[6]。果之象形[7]设色，等于众花。朱樱、丹荔，珍贡内廷[8]。青李、来禽[9]，名传晋帖。自宜写肖丹青抗衡脂粉者[10]。因草以及木，因花以及实，交有得与。至于翎毛，为类繁多。远则巢居野处，泳浦眠沙。近则穿屋贺厦[11]，唤晴噪雪。以尺幅中皆截取花枝未及全体[12]，安置小鸟，以其所宜。若夫彩苞锦羽、丹顶华冠，只宜施于[13]大幅，未可缩小失真。禽中庶类，何能尽悉，自须究心[14]。夫学诗尚曰多识于鸟兽、草木之名，即学画，亦不外乎是矣。固[15]名以得其形与性。而古诗人之吟咏，岂不先于徐、黄为立[16]粉本哉？

秀水王善题

〔译文〕

唐、宋时代的绘画名手，几乎善于画花卉的，必画禽鸟。《宣和